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 第五十一回 收義女權作搖錢樹 宴眾客大開慶餘堂

話說寶玉因自己已是半老佳人，縱使丰韻猶存，恐不足動走馬王孫之眼，故爾改扮男裝，借掩老態，究不能雞皮三少，如古時的夏姬，不得不別出新裁，以冀取悅於人。昔太史公有云：「女為悅己者容。」可知婦人所重者，全在乎色，到了色衰之時，有誰憐惜？即千方百計想出種種的修飾，也不過遮一時耳目，安能恃此而不敗？況來這句話還是指半老者而言，若真真頭童齒豁，只怕愈修飾愈難看了。寶玉久歷風塵，未嘗不鑒及於此，眼前雖加意修飾，勉強與後輩爭衡，然知非長久的計較，恐再閱數年，勢必桃源洞口，無復有問津者矣。所以前歲由京返滬，怨白眼之相加，感青春之不再，便想退為房老，購求美貌的討人，預備後日菟裘之計。只緣自己尚可勉持數載，以致延緩至今，倘一再蹉跎，非但財政困難，抑且惹人厭棄，豈不把昔日鼎鼎盛名盡行埋滅？倒不如急流勇退，使聞之者猶存思慕之心，方為上策。況我廣蓄嬌娃，獨辟門戶，與閉關自守不同，而我在從中主持調度，仍可與眾客周旋晉接，不絕外交之路，外隱其名，內收其實，既不問誰毀誰譽，又可以自尊自大。待當財貨充盈，我始風塵厭倦，擇人而事，人必貪我而娶我，我盡可享老年之福。一舉而三善俱備，我亦何樂而不為？且現有姨甥女月仙在此，色藝尚佳，再隔數載，實可與秀林伯仲，他年利市三倍，不難操券而得。寶玉定了這個宗旨，使與阿金、阿珠細述一遍。阿金、阿珠均以為然，都說道：「大先生要做格件事體，只消俛到外勢去放一個風，包格套小娘魚，好格歹格，一個一個領得來撥看呀。」寶玉道：「奴算托仔唔篤格哉唔，篤一逕放勒心浪仔介！」阿金道：「曉得。不過故歇大先生格牌子，阿要拿下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眼下且得慢點看，管生意好勿好！等著弄仔討人勒再說。」阿金道：「勿差勿差，作興弄著兩個討人，面孔倒嚙啥，彈唱一點勿會，如果學起來，笨格至少一年半年，聰明點格末，也要三個月工夫篤。」阿珠接嘴道：「我看上去，格件事體，總要開年春浪開辦格哉，雖則還有七八個月，樣樣隨要一浪弄起，哪哼來得及嘎？」寶玉道：「慢就慢點，只要事體弄得好，開年也勿要緊。」三人商酌方定，來了幾位客人敘雀，遂把此事剪斷。但非書中正文，毋須煩瑣。

單說過了幾天，阿金、阿珠分頭出外，就將寶玉要討人一事，或托親戚，或托姊妹，一時傳揚開去。自有那班做水販的人，領著幾歲的小女兒，送至三馬路來，請寶玉細細揀選。無如佳者不得一，一連數天，看得寶玉厭煩起來，吩咐那班送來的人道：「唔篤要揀好格末送得來，奴價錢倒勿算格，大點也嚙啥，格套邱貨，哪哼會看得中呢？倒勿如免仔點罷。」那班人聽了這幾句話，果然數日不來，都向各處去搜求了。

忽一日，阿金有個親戚，叫做周家姆，也是開過堂子的，現在雖已歇業，卻有三四個討人，只剩一個沒有租出，年紀最小，正當學習彈唱之時，只因自己年老多病，所以聞得寶玉購買，肯出善價，特托阿金介紹，自願割愛，將這小女兒帶到寶玉那裡。寶玉見了，甚為合意，因他品格清秀，態度輕盈，與月仙不相上下，問他多少歲數？彈唱可曾學過？他不待周家姆代言，自己便回答道：「奴今年四歲哉，曲子學過仔兩個月，會仔七八隻，故歇倪先生還勒浪教奴勒呀。」寶玉聽他口舌靈便，言語清澈，依稀小鳥為人，著實令人可喜，便回頭問周家姆道：「格格小娘魚倒還嚙啥，阿是勒蘇州買得來格介？」周家姆道：「俚軀實是蕩口人，舊年冬裡，俚格舅母（讀姆）帶上來賣撥我格，故歇因為我年紀老哉，管顧不到，奴也出勿起格。」周家姆道：「大先生亦要客氣哉，俚格身價，我舊年買下來格辰光，勿到三百塊洋銀，後來為仔俚身浪，請先生教曲子，加二俚生仔一場病，倒用脫仔幾化洋銀篤，故歇大先生看得中末，身價隨便末哉，我決勿爭論格。」寶玉聽他口氣，大約至少要五六百元，但未討定實價，怎好還他數目？

正要啟口復問，見阿金走至房門跟首，向周家姆招了一招手，周家姆即便起身跟了出來。阿金低聲說道：「倪大先生歡喜直爽格，問要幾化身價，勿論大罷小罷，儘管老實說，勿要緊格。再勿然末，對我說仔實價錢，讓我傳言撥倪大先生，省得吞吞吐吐哉，想阿好？」周家姆道：「勿是啥我吞吞吐吐，我皆為自家本錢大仔點落，勿好意思討實足價錢，照我格心裡末，勿瞞金姐說，加點虛頭要討一千，起碼盤子，至少七百塊洋銀，再少要蝕本格格哉。也曉得我格，我勿為自家年紀老仔點，我落裡舍（讀囉）得賣脫俚嘎？」阿金點點頭，說道：「請外頭坐歇，讓我進去搭大先生說仔，回覆哇。」說著，便至裡邊與寶玉一說，寶玉早已定見，即吩咐如此如此。阿金方出外，回覆周家姆道：「倪大先生說格，討格價錢忒大，頂多出足五百塊洋銀，是格末是，周家姆，且得自家想想看末哉。」周家姆聽了，心中雖然肯賣，卻未便驟然答應，故意硬托阿金傳言，再要略為加些。阿金因他是親，只得走了一逮，添了幾句好話，始說不要他一錢浮費，淨到手五百大洋，周家姆也就應允，立即央人來寫了一張賣身絕契，畫了花押，寶玉當場兌出五百元交割，周家姆欣然領洋而去，不提。仍說寶玉又另出五〇元謝了阿金中人，方與這個小女兒取了一個名字，叫做胡玉蓮。本來學過京調小曲，此刻仍叫他從師習練，更比月仙容易，雖喉音不及月仙，而媚態之態，將來實可步寶玉後塵，因此寶玉分愛惜，從未以老鴿手段施之於玉蓮。

話休煩瑣。次日，阿珠的結拜姊妹同著一個老嫗、一個女兒，來托阿珠引見。寶玉看這女兒，年紀與玉蓮彷彿，面容豐滿，體態端凝，心中已甚愛悅，便問他要多少身價？這女兒是老嫗甚人？那老嫗答道：「這是我的孫女，我的兒子已經死了，單生下這一個。實因苦度不過，所以弄他出來的。若說身價，並不計較，最好以後與他往來，未知大先生可肯應允嗎？」寶玉聽他口音，不是蘇州，又憐他年紀已老，無靠無依，因說道：「既然實梗，就登勒俚仔，做做粗事體也嚙啥，奴照例出還工錢，不過要一個保人，只算格孫因魚押撥奴格，奴撥一百五〇塊洋銀，願勒勿願，隨便末哉。」那老嫗聽說有了錢，又有飯吃，那有不願之理？當場就唯唯答應。即托阿珠的結拜姊妹，做了保頭，寫了押契，兌了銀錢，保頭與中人都好處到手。恕不一一細敘，以免煩雜。是時保頭已去。寶玉因這女兒是押下來的，不改他的姓，只替他取個名字，叫做左芸臺，與胡玉蓮珠聯璧合，燕瘦環肥，並皆佳妙。寶玉自得了這幾株搖錢樹，異常快活，專等他們技藝成就，工夫純熟，便可大開曲院，以遂奢願。但現仍掛著自己牌子，喚他們在房學習應酬，間或代出堂差，使知侑酒規模。從此寶玉優游自適，除訓女外一無所事。

閱過了春花秋月，又屆隆冬。因明春準備開辦，不得不未雨綢繆，將應用東西逐漸購置。好在此間房屋也是六樓六底、走馬洋臺，與間壁原住處相同，足夠敷用，不須另行搬場，省卻許多跋涉。瞬息間殘臘催歸，新春報到，桃符換舊，梅蕊生香。寶玉早將商標摘下，所以交了新年，別無應酬繁文，分分清靜，惟與阿金等計劃開張一事，又添買了各房擺設器具，此外均已齊備，不必細述。是時寶玉隱姓埋名，韜光匿跡，雖際此良辰美景，並不駕車出遊，招搖於里洋場，以致一班舊好新知，只道他又往別處去了，怎知他暗地經營，為特別改良之計。

不說眾客猜疑。單講寶玉那天，阿金問起玉蓮等商標用何花樣？寶玉道：「只要揀時式點就是哉，奴想在外再做一塊堂名牌子，以為阿好格？」阿金道：「蠻好，取啥格堂名佬？想定當仔，寫俚出來，好馬上拿得去一淘做。」旁邊阿珠插嘴道：「大先生要取堂名，我倒瞎想著幾個勒裡，勿知阿好用格？」寶玉道：「且說撥奴聽聽看。」阿珠道：「故歇倪三個小先生掛牌，蠻好叫三仙堂、三雅堂、三慶堂哉。」寶玉搖頭道：「切是切格，倒是脫熟落勿好。唔篤才響，讓奴一干子想想看。」說著，皺了一皺眉頭，忽然自笑道：「奴哪哼一逕勒心浪格，故歇就會忘記？真真有點專哉，上海格大富翁，讓還胡雪岩第一，俚格堂名叫『慶餘堂』，奴搭俚五百年前共一家，也好叫『慶餘堂』格。奴能夠將來搭俚實梗有銅鈿，開堂子當中，亦推尊奴獨步，難末大殺勝會得來。」阿金贊道：「出色出色，只有大先生想得，下球能夠搭俚一樣，連倪才要發財哉。橫勢現在俚倒仔帳，已經死格哉，倪用『慶餘堂』三個字，別人決勿批評格，我想就拿去做哉。」

這幾句話，阿金說得高興，其實狠不吉利，寶玉並沒有聽出來，連連點首。阿珠卻默然不語，辨出言中滋味，甚不佳妙，恐寶

玉將來也是這個樣兒，沒有好好的收成結果。可見萬事前定，預露先機，雖由寶玉自取，而一敗塗地，總是一般。阿珠未便說出，致掃寶玉之興，故爾緘口不言，獨自出房去了。寶玉只道不用他所取堂名，因此心中不快，其實何嘗為是，未免意會錯了，口中卻並不說他，單取歷本過來一看，揀定念四吉日開張。少停告訴了阿金、阿珠，屈指相離尚有□天，交代預先幾日，仍須照著舊規，到各處邀請客人。但這都是一班舊識，究屬不多，不足以誇耀於春申江上，因喚近來新用的幾個大姐、娘姨，係伏侍玉蓮等三位小先生的，也囑他們四面張羅，以期多多益善。

眾人領命，逐日分頭請客，足足忙到念一，方才停止。所請各客，雖聞寶玉退老林泉，別開蹊徑，然在他面上，不得不前來報效。此外，一眾新相識聽得寶玉興此盛舉，莫不欲一擴眼界，遍賞群花，故應允當日擺酒的，或單臺，或雙臺，計有□餘臺之多，預先定下。寶玉無限喜悅，到了念四那天，一早起身，因自己既做房老，並不□分打扮，單看玉蓮、芸臺、月仙等梳妝。一個個粉妝玉琢，等候接待眾客。其時三人的商標與那「慶餘堂」的金字牌子均已掛在門前，牌上都披著紅綢，插著金花，甚是燦爛奪目。樓下天井裡面擺著全新的燈擔堂名，堂中一樣掛燈結綵，彷彿人家有喜慶等事，陳設得金碧輝煌。所有前樓後樓各房間，除前樓上做了胡玉蓮、左芸臺的房，後樓上寶玉仍在左邊一間，右首一間讓月仙做了房，每間均隔為二，這是堂子中千篇一例的，毋容細表。

樓下各房，皆係待客的所在，凡遇生意茂盛，各人房中僭滿，則後來之客，只好有屈在此擺酒的了。按此段「大開慶餘堂」，是胡寶玉的一生大關目，故在下不能不描寫一番，閱者幸勿以繁碎目之。午餐以後，諸客陸續駕臨，大半是近時熟客，若一一志出姓名，非惟令人討厭，抑且畫蛇添足了。因最以前集中所載各客，早已風流雲散，即內中尚有幾人，而於事無關，亦何必屈指細數呢？況迎來送往，俗妓之常情；棄舊憐新，淫媚之故態，倒不如直截痛快，混稱之曰眾客，剪去許多葛藤枝節的好。

在下數言表過，仍說正文。下午眾客漸集，仍是寶玉領頭，帶著玉蓮等出來招接。客人各隨所好，或在玉蓮處碰和，或在芸臺處敘雀，或在月仙那邊就坐，惟幾個至熟的，依舊在寶玉房中聚談。迨至上燈過後，樓上前後大小各房皆滿，即下面也有客人坐了。寶玉同玉蓮等三人上下週旋，□分忙碌。少頃各房擺席，紛召群芳，但聽猜拳行令之聲，與彈絲弄竹之音相和，喧闐達於戶外，洵足極一時之盛。怎見得？有一篇短贊為證：

樓開賣笑，洞辟迷香。

翠翠紅紅作伴，鶯鶯燕燕成儔。

一個如玉樹臨風歌白雪，蓮花出水映丹霞；

一個如芸蘭雅得詩書味，臺榭新翻歌舞名；

一個如月姊多情離桂闕，仙人何處認桃源。

這邊廂飛花行令，那邊廂侑酒當歌。

侍者裝煙，笑聲吃吃；

先生把盞，情致綿綿。

上下樓管弦雜奏，依稀樂獻東山；

前後房水陸紛陳，彷彿樽開北海。

今夕慶餘堂上，極盡繁華；

他年黃歇灘頭，空留韻事。

正是：

許多風月平章客，齊入煙花寨主家。

欲知寶、蓮大開慶餘堂後，書中怎樣將他結束，且聽下一回詳細表出。